



莊子卷二

宋福清 虞齋 林希逸 註

明同邑 後學 施觀民 校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

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警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卽書之所謂惟危也巳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刑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卽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卽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爲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卽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物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脈未盡乃曰若畏名

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爲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脈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木書證之尤爲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砉與入音騞亨入音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人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

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請歎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

軼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

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軼乎軼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研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刃刃若新發於硯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事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

刀甚微譙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

我之解牛雖曰日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六欲大窮之閒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微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其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着力也譙音慝解音蟹譙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上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入與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

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耶人刑之邪刑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意細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浴汨沒

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

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為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弔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

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皆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倍與昔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適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無其

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

續亦織不曰玄續織面曰玄織續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謔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三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矝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始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人乎彼之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

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蓄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蓄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蓄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為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會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

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龍逢比干皆修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

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修善也因其
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
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
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
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
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勝音升堯禹無
此事皆
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
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
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用也且試以語
我嘗試也來耶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
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
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

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
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
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察服汝
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快之意日漸小
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
之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
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
無所訾病彼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
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
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
理自守其直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大子之貴下
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
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
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
外盡擊蹠曲拳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
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處生此等議
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
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
引古人以為為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
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
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入亦不
以為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
占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

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女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
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
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
處蓋女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
無迹便非
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
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
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着也有而為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纔萌此輕易之心則諱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諱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乎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

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將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以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白不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

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

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况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久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叩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叩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

我之言曰事無大小鮮不言以權治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附阻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成者不知為成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甞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甞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胸中焦勞久已飲水突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万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
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
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
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
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
曰君臣則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
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
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
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
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
是天命又可奈何止符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
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
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

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屈其身雖其禍至于死生之異
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持
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
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之則
其信之也莫之則傳言者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凡人世情狀信有勿以為信驗也如
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
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
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
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
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

曰溢惡纔是一事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所之者必皆莫大而是矣未能信莫致疑疑也纔至致疑則刃之惡皆歸于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也故卒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无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阴太至則多奇巧以礼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已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大于是並生心厉刻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力不知其然也孰知

其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治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吹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謀弄到末後却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粘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獸死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

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父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倘過常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如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父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

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游其心於自然托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看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游於穀中中央者中也此篇各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非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

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為太子之傳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鑿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也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余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

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足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歛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馬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酬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平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適有蚊虻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諒幾箇譬喻蟬蟬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轡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蜾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其自不能隨時搏拍而去之則其馬必至央夫街勒毀碎其身首上纏絛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綠者僕僕然綠

聖也止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欒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樞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欒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祖黎橘柚果蓏之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白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挈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主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栭其液出而拂櫛然也樹杜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櫟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社見於匠匠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黎橘柚果蔬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命知之幾死駕匠石

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矣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漆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如散木

匠石覺而謬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古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耶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已之人以為為社而詬厲之詬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代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

幾有翦乎此幾
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

九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賴比自我芘物也賴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啞食紙反以舌啞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木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而言之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栢椿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

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願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繯浣衣也以

此為糊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必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材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
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
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
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
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
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
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
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戮是重於地也
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
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
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晝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
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
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
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
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
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
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
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

用之用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
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
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
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
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
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
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
歸卽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
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
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
將師之况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
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句王勝也言其
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
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
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
得與之變者言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
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
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爲思條者謂其
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
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着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
懼之而使之爲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爲吾

儒者不容不闢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
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
氏畏死而爲此
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
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
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
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
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
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
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
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
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遊其和者士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之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規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萬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視於萬物無真利即此讀夔虺而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頭

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為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知人皆有心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子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
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柏比舜以舜比正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微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首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為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蟒岩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日而不知止於視耳象耳而不知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注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問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又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知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

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而我而賤物有李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李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雨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毅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撻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羿之毅中毅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莫如羿毅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為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

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賔賔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諛詭幻惟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賔賔司馬云恭貌是也諛詭幻惟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

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

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為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日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汜者無繫着之意寡人醜子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狃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惡也駒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各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翼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刑者於殮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瓜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由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饑渴寒暑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饑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而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徧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不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甕大瘿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脰無脣也偃曲缺脣醜之甚也脰肩者細長之貌也甕甕大瘿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瘿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知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去聲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畜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

爵也
以接而生時於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

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

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
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
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
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
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
枯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
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
拙出成一篇序如許其
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